

职场人生

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MBI的金牌销售，已连续多年单单不败。殊不知，突如其来的MBI和远想的世纪并购却在他升职的关键时期发生，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一切从头开始……是放弃，还是生死一搏？顶级高层经理如何腾挪资源，锁定客户的真实需求，拿下不可能拿下的单？顶着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金牌销售是否在职场与业务上还有突破？



张猛用更严肃的口气下了逐客令

第二天，谢正穿戴整齐，把皮鞋擦得锃亮，一心想穿着正式点，客户或许会给个面子。移通湖南分公司的大楼坐落在开发区最显眼的位置，崭新的大楼，高调而张扬。

谢正用诸葛和给的信息获得了门卫的许可，进入移通的大院，IT部张猛的办公室就在大楼三层最好的位置。

谢正一边上楼梯，一边想着到底怎么去见这个张总。等到午餐时间，借着他出来吃饭的时候？还是和别人一样，敲门而入？怎么介绍自己呢？目的是什么……

看着张总的门是半开的，谢正还是感觉到他的开放，或许没有那么恶劣，或许诸葛和就赶上了张总郁闷的那几天……“请进。”里面的声音干净而洪亮，让谢正放心不少。“张总，您好。”谢正快速地走了进去，并大步向前，热情地伸出手。眼前的张猛四十岁左右，有着南方人少有的威武、高大，两目圆睁，有种猛张飞的感觉，一身笔挺的西装，看上去比外企人还外企。

“您是……”看到陌生的谢正，张猛的表情也是一愣。

“嗯，我是MBI北京总部派来的……”谢正特别强调了一下北京总部，想和湖南分公司区分开来。

“滚，谁让你进来的。你约了吗你就进来，你们公司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出去！”张猛的脸几乎是在听到MBI的瞬间就完全变了形状，双目怒视，大手一挥，直接就赶谢正出去。

“我是北京总部来的，最近MBI有新的产品发布，想请您去北京参观参观，我给您送请帖来了。”谢正让自己钉在原地，坚持把话说完，并掏出准备好的两张请帖。

“去，出去。我这里有事情。”张猛用更严肃的口气下了逐客令。“好好，我们的新产品性能提高一倍，价格降了一半，已经有十几个电信公司采用了我们的方案，普惠的新产品最近一台都没卖掉。您看看我们的产品介绍就明白了。”谢正看这阵势，知道没戏了，忙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向张猛的耳朵和录音笔里拼命塞着重要的信息。

“赶快出去，我这里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我的许可，不许进来。”张猛瞪圆了眼睛，手向门外一指，谢正讲完以后，只好慢慢倒退出去。

第二天，两个人去拜访了新天的老总冯治国。

新天是一家本地成长起来的公司，这几年扩张放缓，老板一直谋求新的突破，希望能做一些外省的电信客户，当年普惠拿下移通湖南，他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几年普惠和客户的合作越来越深入，新天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拿回的利润仅够支付项目成本，公司是靠自身服务和软件的利润运转着。

冯治国是个典型的商人，四十多岁，胖乎乎，笑眯眯，永远看不清在想些什么。他和和气气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这两位来自MBI的销售。

“您看我们从什么方向上才能合作呢？”谢正问道。“我们现在的客户只是移通湖南一家，但是他们的平台和业务模型在全中国都是第一的，所以我们想利用这种技术优势去做其他省的电信生意。听说，你们在电信的咨询项目上拿下很多省份，不知道和MBI哪个部门谈，可以和你们合作。”冯总直接提出了自己的需求。

真是老鬼，原来想借着MBI去占领别的市场，闭口不谈移通湖南，不过也算是个契机，边走边看吧，谢正暗自想道。“嗯，您提的这个业务归MBI的IGS（服务销售部），想和他们合作就需要MBI电信行业的中国区经理雷越来协调，我们回去给您约一下。”诸葛和应了下来。

“冯总，您也知道我们两个是负责移通湖南这个客户的。他们今年有大项目，而且马上就要发标出来，您觉得我们MBI该怎么切入才有戏呢？”谢正拉到了正点上。“移通湖南你们还想拿啊，当年那件事情我就在现场，现在那批人一个都没换，MBI在客户那里的形象差到了极点，想拿，再等几年吧。”冯总笑眯眯的脸上也加上几分严肃，告诉谢正与诸葛和，这不是在开玩笑。“冯总，我们也知道您跟移通湖南的关系，普惠当年还不是靠您才进来的。这样，需要什么条件和支持，您说，我们拼老命也要满足您。不瞒您说，如果这移通湖南拿不下来，估计下半年您就看不见我们两个了，哪还能等几年以后。”诸葛和说道。

诸葛和这招破釜沉舟的方法，很有些北方人的味道，谢正听了也忙跟着点头应着。“嗯，移通湖南你们MBI没我是肯定进不去的，今年也的确是个机会，他们业务改造么。这样，等我们回去商量商量，见了你们的老总以后再谈。”冯总还是那么笑眯眯地婉拒了两个人的请求。

话也点到了，谢正与诸葛和也只好起身走人。

婚姻家庭

一个是北方农村的老太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供养儿子上大学，地面上掉粒米都要心疼半天。一个是南方城里的小媳妇，从小是娇生惯养的娇娇女，穿的是上万块的名牌大衣，背的是几千块的大牌手袋，爱血拼购物。二人却因为同一个男人成了一家人。婆媳刀来剑往，杀得不可开交。误会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大，小家庭因为婆媳矛盾驶向风雨飘摇之中。

江小雪开着车去镇上看皮肤过敏

李文龙醉醺醺地走进房里，看到江小雪睁着眼睛躺在那里，对她笑了笑，讨好地说道：“小雪，你还没睡？”江小雪侧过身子，往床里面让了让，不无讥讽地对他道：“李文龙，你们这是什么破地方，我今天怎么过来的，你知不知道，女人吃饭不能上桌？这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破规矩，真是太可笑了。”

李文龙苦笑笑了笑，江小雪说的是事实，她受了委屈，他当然只能全部承受。他关心地对她说：“小雪饿不饿，我现在去给你弄点吃的，我给你煮小米饭，然后给你做一个麻子豆角，再来一个红辣椒炒牛肉好不好？”小雪没有吭声，因为她实在饿了。

李文龙不但去做了饭菜，而且还亲自送进房来。吃过饭，总算是饱了，小雪说身上不舒服，想洗澡，文龙又给她仔细地用热水擦了澡，还是和结婚时一样，让她躺在被窝里。半夜里小雪吃多了要去上厕所，自然又要文龙陪了去，那时候多冷啊，一碗茶水倒在厕所上，立马结冰了，李文龙披了棉袄送到厕所，在外面守着她们。

因为厕所没有门，小雪蹲在那里方便时，能看到月光下倚在玉米秆子附近守着她的李文龙，李文龙冻得连影子都在发抖。小雪有点便秘，这一拉将近一个小时，李文龙就在外面哆嗦着等了一个小时。因为这些，小雪一颗心慢慢也就平静下来了，心里的委屈怨怒消去了许多。

晚上窝在他怀里睡的时候，她还在那里笑，我江小雪啊，真是可怜，原以为嫁给一个能干的都市精英，结果却是一个农民工！”李文龙也只是笑了笑，对她道：“我是变成精英的农民工。”

小两口抱着睡过去。然而，到了凌

晨的时候，小雪的皮肤过敏又发作了。痒就像大爆炸，指甲刮上皮肤，恨不得把一身的皮都撕碎扯烂。她再一次辗转反侧，浑身再次起满了红疙瘩，她推着李文龙，文龙喝了酒，睡得很沉，小雪一个人痛苦极了。天刚亮，她就起来了，眼里已满是泪水。因为彻夜不眠以及身上的痛苦，她不发一言地穿了衣服拿了车子钥匙就要匆匆出门。

李文龙拉住她，对她道：“小雪，你去哪里？”“去镇上啊，你想痒死我啊，垃圾地方！连个皮肤过敏都治不好！”折腾三天三夜，仍然没有好过来，小雪当然生气。李文龙不吭声了。

江小雪抬脚往前走，她的眼泪再次涌了出来。她踩了踩靴子，抹了一把眼泪，开了车自己往镇上去，想着那里应该有医院吧。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当她把车停在外面，独自走进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镇医院也不过如此。

李文龙骑着老爸爸留下来的一辆二八自行车一声不响地跟在她的身后，小雪开着车渐行渐远，他慢慢就追不上了，他也仍然奋力踩着。江小雪含着泪，无数次地骂：“垃圾地方，垃圾地方！”李文龙被触到心里最扎心最深处的自卑，他重重地低下了头，一声不响地跟在小雪后面。

去镇医院看了，开的仍然是同样的药，也同样是打点滴，点滴瓶子挂在一根长而细的木棍上，江小雪没有打点滴的手要举着那根木棍。经过连绵几天的阴雨，外面总算出太阳了，江小雪实在冻怕了，她强烈要求，她要到外面去打点滴，这样她可以晒晒太阳。

这样她就举着那根挂着点滴瓶的木棍走到了太阳底下，她实在太虚弱了。镇

官场风云

乌柚县有两个刘明星：一个是人称“刘半间”的县委书记，一个是李济运的同学“刘差配”。李济运身为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也是县委书记刘明星的得力助手，却因政府选举风波两人貌合神离。乌柚县把选举中的差额配角叫做差配，差配干部的角色很有些暧昧。原定的差配干部舒泽光不肯合作，李济运推荐的同学刘明星却在会场突然发疯……

李济运一家子来到了老同学刘明星家

有天刘明星下乡，到了偏远山区，见白云出岫，风过袖底，颇为快意。只苦于不会写诗，倒是想起了前人的句子。他也记不清那是谁的，脱口吟起来：“一间茅屋在深山，白云半间僧半间；白云有时行雨去，回头却羡老僧闲。”

身边围了好几个人，纷纷鼓掌喝彩，只道刘书记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刘明星也含糊着，不说自己拾了古人牙慧。他双手叉腰，远眺满目青山，发起了感慨：“真想学那老和尚，”

远离万丈红尘，到这深山里结茅屋一间，还让去白云半间。人的贪心不可太重，日食不过三餐，夜宿不过五尺。”

李济运正好在场，也是无尽感慨：“是啊！钱财如粪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那么多干什么？有些人手伸得那么长，到头来人财两空！”

刘明星记住了这首诗，刚到乌柚县的头几个月，不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吟诵“白云半间僧半间”，都说要建个小茅屋。李济运若是在场，就只是微笑着鼓掌鼓掌，不再生发感慨了。他怕自己再说话，刘明星就会尴尬。那等于提醒人家老说几句现话。别人夸刘书记好诗，李济运只作没听见。没想到有人却把刘明星这些话记着落肚子里去了，背地里说：“刘书记要那么多小茅屋干什么？”于是，刘明星就有了个外号，叫刘半间。

乌柚县还有个刘明星，他是黄土坳乡党委书记。他也有个外号，叫做刘差配。县政府换届，副县长差额选举，得找个差配。差配是非正式说法，指的是差额选举的配角。这种障眼法原本就摆不上桌面，自然也不可能有个正式说法。

刘明星最先想到的差配人选是舒泽光，县物价局局长，一个公认的老实人。没想到舒泽光一听，脸就紫红如秋茄子，骂道：“莫把我当啥卵（傻瓜）！看哪个让我做差配！”刘明星被呛得说不出话，眼睁睁望着舒泽光拂袖而去，只得把李济运叫了过来：“济运，你对县里干部可能比我还了解，你谈谈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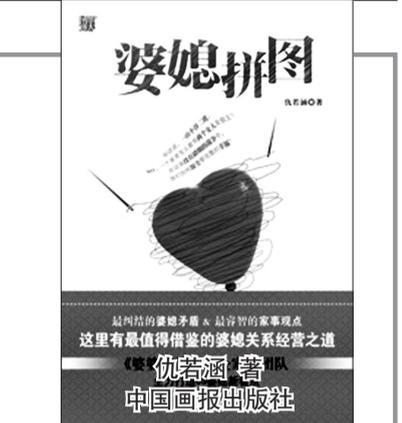
李济运不好怎么说，先是应付。刘明星心里着急，加上又受了气，听李济运只是支吾，便很有些不快，道：“真想不出人选？难道让我自己出来做差配？”

刘明星几句话，反让李济运眼睛一亮，笑道：“刘书记，您倒提醒我了。我看黄土坳乡党委书记刘明星同志比较合适。”

没想到刘明星同意了。李济运暗自欢喜，心想他替老同学做了件好事。差配干部虽说只是摆样儿，但事后依例都会适当提拔。比上正正经当选来得正路，却到底也是晋升捷径。

李济运领了刘明星的意思，马上驱车去了黄土坳乡。李济运把来意说完，道：“明星，这事你自己想好，组织上没有勉强的意思。有一点请你相信，这是县委对你的信任。”刘明星好像并不领情，李济运也不生气，耐着性子好言相劝。刘明星摇头笑道：“县委真是慷慨大方！差配出问题了，让我出来救场，却闭口不谈出场费。”这话说得也太直了，听起来有些刺耳。

刘明星脸上像掠过一道闪电，先白了一阵，马上就红了。李济运顿时尴尬



医院虽然简陋，然而来往往往却很多人，仿佛很多人都在生病一样。这期间，生病的有不到一岁的小孩，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所有的病，不管是什么病，一律的治疗方法都是打点滴。江小雪惊悚地看着这一切，其他的人却都很淡漠，仿佛他们早已习惯这种生活，早已习惯这种千篇一律的治疗方法。没有人质疑，没有人声讨，大家对于这一切，好像都已经默认了。就像许多人对于命运无可奈何的沉默一般。打点滴的有很多不到一岁的小孩，很多小孩的父母看起来小小的，像是未成年。他们穿着山寨的衣服鞋子，小孩刚出生没多久，脸上红红的两块，上面结着疤，明显是皮肤被冻坏了。一个人来探望病人，带着一串山糖葫芦。也有开车过来的，最阔气是二轮摩托车，其他的就是自行车、三轮自行车等。这是农村人的时髦，从这种三轮车上下来的人，眉宇间有一股洋洋得意的优越感。江小雪崭新的丰田霸道跻身在这种车里面，贵族得不像真的，不食烟火显得相当可笑。他们脸上都很黑，历经磨难和沧桑的阴神，身上也很脏，衣服看不出原来的质地和颜色。他们一边大声说话一边随地吐唾沫，让小孩到处撒尿拉屎。

有时候，嫁给一个人，不但是嫁给了这个人，嫁给了这个人的家庭，甚至还有他的阶层。江小雪在那么一刻，很绝望很绝望。

万分。刘明星脸色慢慢平和了，说：“既然要我出来演戏，我就演吧。”

周末，刘明星随车回县城，便说：“济运，你当了常委，我俩人往来倒少了。今天你要是没安排，不如到我家吃晚饭去。”李济运也想同刘明星多聊聊，管他是不是客套，就答应了。刘明星马上打老婆陈美美电话，说：“美美，我同济运在回来的车上。济运一家来吃晚饭，你准备一下吧。”

李济运一家子来到了老同学刘明星家。刘明星陪李济运夫妇说话。饭桌上，陈美美快嘴快舌：“你不知道，舒泽光是在刘书记那里骂了娘出来的。老舒这个人，平时没几句话，关键时候硬得起。”李济运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很是吃惊。

热饭热菜的，身上慢慢暖和了。主客之间客气地让着菜，免不了又说了到差配。美美说：“谁都知道，差配就是白鼻孔陪考，叫你去做差配就有些可笑。”乌柚人说白鼻孔陪考，不知道典自何处，意思等于外地人说的陪太子读书。

吃完饭，闲聊几句，李济运一家就告辞。出门后，李济运望见刘书记办公室的灯亮着，便对舒瑾说：“你带着儿子先回去，我去一下办公室。”

刘明星在看文件，满屋子烟味。他示意李济运坐下，李济运说：“我同明星同志谈得很好，他表示愿意配合组织。”刘明星就像没听见李济运说话，火气冲天的样子：“舒泽光想充英雄，当斗士！他在外头吹牛，说把我刘明星骂得狗血淋头。我明天把他找来，看他敢放半句屁不！”

李济运说了些宽慰的话。刘明星没有问另外那个刘明星，李济运也懒得提及了。他心里却有些摸不准，刘明星难道不中意新的差配？